

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研究

◎陳長房

前言

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的年度觀察剖析，旨在檢視過去一年的研究成果，提供其他相關人文社會科學學門一項參證座標，思考科際整合的可能，並企盼藉由外文學門的發展，能夠滿足社群國族的需求，不致使外國文學學門的研究有隔離化、膠囊化的傾向。更要避免學門研究方向（不論新舊）淺薄化、殖民地化的結果，或侷限於封閉式的學術活動。學門若能在良好的基礎上蓬勃發展，整個團體的學術典範形成，才能發展具備本土意義，

有應用價值，而且能向外國學界發言的學術研究。以下我們將先探討近五年外國語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研究狀況，爾後再將焦點集中於一九九七年的年度觀察報告。

壹、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近況分析

一、人力資源分析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在國立交通大學人社院曾經主辦「外文學門研究成果分析」。會中邀集全國外國文學學門的重要學者專家，探討學門目前研究人員職級分佈的見況，學術成果的分析，世界目前發展的趨勢，以及未來整合發展規畫的重要。

由於本人自一九九二年開始即受行政院國科會委託，進行外國文學暨外語教學學門人力資源現況分析調查，在長達五年的追蹤分析，可以得知：自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七年間，獲得國科會成果獎助的論文約有六百七十件；其中教授二百十一件，約佔全體的三成強；副教授三百八十件，約佔五成五強；講師佔七十件，約佔一成八弱。由此可見，外國文學的研究主力是在教授副



外文學門研究成果分析 由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辦的「外文學門研究成果分析」，於11月8日在交大舉行。（交通大學人社院提供）

教職級上，約佔七成九。若以學門研究興趣再作分析，可以看出跨越英美文學的有十五人、英國文學十人、美國文學十五人、法國文學五人、日本文學五人、西班牙文學七人、德國文學五人、非洲與加勒比海文學二人、莎士比亞劇五人、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十人、比較文學十二人，和翻譯八人等。以上數字依據的資料是源自一九九六年進行的問卷調查（教授級四十二人，副教授六十二人，講師級十人；其中獲博士學位者六十六人，碩士七人）；由於研究專長與興趣可以複選，因此分析的結果，人數可能重疊。除了以上個人主觀提供的資料進行排比，我們也可以自客觀的角度，認識過去三年（一九九四—一九九七）外國文學學門的專業人員獲國科會成果獎助的資料分析，其中研究重心仍以英美文學為主，輔以文學理論的詮釋策略（六十三件）；此外，挪用西方當代批評進行本土文本的剖釋，或作參證對比，或體用兼蓄，或直接細究華文文學的意涵，側重比較文學的觀點（四十五件）。

綜合觀之，就國內外國文學研究人力近二百人的專家論之，美國文學方面人力尚稱充足，美國文學、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的人才則勉強可以應付。其他語系地區文學人力充沛程度位序依次為法國文學、德國文學、西班牙文學（包括拉丁美洲文學）、日本文學、俄國文學等。韓國文學、阿拉伯文學與土耳其文學尚可聊備一格，餘如印度文學、非洲文學（包括南非文學與北非文學）、西印度群島文學、大英國協文學（包括紐澳加文學）、東歐

文學、北歐文學、以及東南亞文學（包括印尼文學、泰國文學、菲律賓文學、馬來文學、新加坡文學、越南文學等）均缺少研究人才（偶而或有零星一、二人稍涉其中個別文學研究，尚未有系統進行），亟待積極培育。

二、研究的溫室化、孤立化現象

在台灣大力推動國內工商企圖國際化、專業化、整合化、本土化的今天，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研究發展理應規劃出具備前瞻性、基礎性、批判性、統合性的方向，引導學門的研究資源運用上可以達到最高效益，進而彰顯或展示最優異的研究成果。台灣的外國語文學界是由英美文學主導的，而且在近期內不可能有重大改變。但是，台灣的環境與國外不同，學術研究上的結果也迥異。我們基本上帶狀、具規模的基礎研究，即使是較成氣候的部分（如莎士比亞、近代小說），援引對話的對象也是以國外研究為主。另一方面，許多年輕學者競相驚逐最時新的思潮，最偏僻的題材，但是鑑於基礎研究的支援不足，亦即缺乏整體領域的共通語言，新舊研究取向之間無法產生互動，反而形成另一種共生關係，亦即各分畛域，相互之間井水不犯河水，而且在整個團體的學術典範形成之後，即使是方向接近的研究者之間對本身研究的溫室化、孤立化的現象也習以為常。長期來說這樣的習慣必然會造成研究方向（不分新舊）空洞化、殖民地化的結果，很難發展本土意涵深刻，或扎根自身傳統又兼具應用取向的價值，要能向外國學界發言的學術研究，恐非易事。

以上所言可說是大勢所趨，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但是如果要從體制面來思考，要改正這種現象，就必須扣緊舊研究支撐、推動、激發新研究的大原則。也就是說，新的研究方向因為不斷有習於新風氣的年輕學者加入，基本上發展的條件並不差，跡近僵滯死寂的學術論壇（潭），因為新泉活水的湧入，而有了生機。但是缺乏傳統基礎研究的支援，新研究也有空洞化、形式化的危險。要改正這種情況，首先在觀念上要破除單打獨鬥的情形，完全回歸現實面，集中力量去發展適合外國語文學條件的特色。唯有如此，在基礎研究部分才能逐漸形成一些較具份量的帶狀研究群，並進一步帶動不同專精學者之間的互動與對話。

三、學門整合研究

基於上述的理由，外國語文學的若干學者，在國科會的規劃推動下，進行學門整合研究。截至一九九七年為止，已完成的與仍在持續進行的計畫，包括：

張漢良主持的「文學理論研究」成員有八人。透過對「正文」的考察，細究「正文」與當代重要文學理論的關係。諸如形構主義、解構主義，讀者反應批評（或認知科學）、新馬克斯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少數族裔理論等，皆一一納入該整合計畫裡。側重的主題包括民族寓言、文學史、意識形態、文本性、性別及現代都市等各層面探討「正文」概念的發展變化，各個面向與引發的問題。

廖炳惠的「環球文化與亞太社群理論研究」成員有十五人。結合涵攝相關領域

之學者專家，其中包括文化、語言、社會、傳播、政治及經濟等學門的學者，探討亞太地區近三十年社會教育倫理價值體系的轉變及文化政治結構性的發展。

周英雄主持的「新興英文文學」整合計畫，成員有十一人。其中涉及文學社團的少數族裔論述，同時並且強調後殖民論述。此專題計劃在文學版圖上涵蓋甚廣，其中包括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區、英格蘭及愛爾蘭地區、非洲白人及黑人地區、東南亞地區等。

劉紀蕙主持的「聚焦與失焦：文學與藝術中的『中國』符號的延變」，成員有八人。以跨學科的模式，探索外國文化如何形塑再現中國，或我們如何記述自我。諸如英國、德國或日本文學、西方歌劇，港台電影、戲劇與華裔女作家等如何編織曲解折射「中國」此一轚轚錯綜的符徵。

宋美瑾主持的「文學與社會：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研究」整合計畫，成員有六人，企圖深入探討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社會與小說之間的轚轚關係，從而闡釋文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意義。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的發展臻於成熟，敘事技巧和主題兩方面皆呈現多樣多元的風貌。特別就社會狀況而言，小說家受到多變時勢與環境的衝擊，英法戰爭、工業革命、民權運動、宗教教派傾軋等，常以小說做為回應參與社會議題的工具。究其次文類形式有時尚、志異、工業、煽情小說等。就文體與作者才情而論，此時期的小說高蹈與通俗並存，傳奇志異與寫實兼有。十九世紀英國小說數量龐大，觸及當代社會、文化、經濟和



鍾玲的兩本著作 1997鍾玲的研究論文集《美國詩與中國夢》，與稍早的《現代中國繆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皆為中西比較文學研究成果。

民生的各種議題，抒發浪漫的理想，亦表達對現狀的憤懣。研究十九世紀英國小說不能不自社會的向度來著手，才可能有宏觀整體的視域。

四、個別研究成果

外國文學鼓勵整合型研究可以群策群力，探討比較深廣的議題，研究成果也會比較完整周延。當年，個別性的研究也同樣值得推動。截至一九九七年，比較具體的研究成果包括吳新發自台灣觀點出發研究莎士比亞，並由三齣莎士名劇改編的電影探討影視敘述作為時代的變異文類；廖咸浩探討美國現代詩人結合文學創作與表演藝術的特殊詩風，強調詩的音樂性及表演性。研究重點自現代詩到MTV中的視覺流變，探討視覺對知覺與想像的影響、轉映，視覺快感和文化空間則對敘事電影與文化認同兩種理論進行整合。鍾玲則以中國或台灣本土作家的「本文」為主，輔以

西方的詮釋批評策略，包括女性主義，作了一次縝密翔實的比較文學研究的成功範例。她的研究成果，諸如《現代中國繆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聯經一九八九）與《美國詩與中國夢：美國現代詩裡的中國文化模式》（麥田一九九七）等，再次為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立下標竿，特別令人敬佩。

此外，李有成對非裔美國學者的文化政治與記憶政治之間的糾結；單德興探究華裔美國文學中的族裔認同、性別歧視與文化樣板之間的複雜關係；張小虹細察越界認同所衍生的擬仿、學舌或假仙的論述危機，因而拈出多層次、多變項的去主體的後結構模仿戲耍，做為論者後續思考的起點，適足以彰顯顛覆／臣服的政治效應，永遠是含混游移，與時俱變；劉毓秀和何春蕤分別以拉岡伊西嘉黑和巴特勒的心理分析，嘲仿踰溢，徹底顛覆性別界限，建構女性情欲的能動主體；邱貴芬則是兼採後殖民論述和歷史記憶，援引摘錄當代文論，建立與台灣本土的女性小說家之間的辯證融攝對話與溝通，揭示的是性別家國／族群認同的關係與國族敘述建構。

貳、一九九七年幾個重要的研究主題

一九九七年有關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學術會議有以下幾項：三月由政治大學英語系主辦的「整合互動式文本研討會」；四月由清華大學外語系與加拿大亞伯他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共

同舉辦的「一九九七國際加拿大學術研究研討會」；五月由台灣大學外文系主辦的第廿一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九月輔仁大學和日語教育學會合辦的〈日本語文學國際會議〉；十一月交通大學人社院主辦的〈外文學門研究成果分析〉等。重要的學術研究論文大多發表於《中外文學》，*Tamkang Review*、*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文史哲學報》，或是各校的學報；此外，學術會議的論文集，例如《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中研院歐美所1997）與《第五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選集：文學篇》（中研院歐美所1997）等，皆是我們搜尋年度觀察報告的重要線索。

回顧過去一年的外國文學，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主題，總結年度研究的成果：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的糾結和激盪，旅行文學的類型與變衍，網路文化與科技想像，國族建構想像與生態書寫，現代詩與書寫政治、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等。

一、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的糾結和激盪

《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一九九七）是台灣第一部集體探討大英帝國的心態和殖民意識的書籍，其中細究帝國如何凝鑄為英國國民的社會性情，而各式各樣的文化生產和論述又如何也受制於這樣的社會習向規範。要維繫帝國於不墜，除了船堅炮利之外，顯然仰賴各種的論述。殖民地的輿情風俗地理宗教，自異域帶回到帝國都會，分類庋藏於「中心」的知識。非西方的文化異己於是被圍堵、馴服、囚錮在文本與檔案當中，成為帝國強權凝視、想

像、分析、研究、監視的客體或對象，這些文本或檔案於是變成帝國強權進行地緣政治分割的主要依據——薩依德所謂的想像地理即是以此為基礎。李有成的論文〈帝國與文化〉檢討自阿諾德以降，若干文化理論，包括艾略特與威廉士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文化端賴國家權力的扶持或強力介入才能形成霸權，國家則希望透過文化權力的滲透，進一步壟斷、散佈、延續國家意識形態，鞏固國家權力的合法性。當帝國主義儼然為英國社會的感情結構的一部分，其文化理論亦不免在有意無意間為此意識形態服務。羅庭瑤的論文〈殖民拼貼畫的裂痕：帝國主義與跨文化「書」入機制〉主要探討帝國主義宰制性的殖民文化生產活動：帝國或殖民論述的宰制力量在於它將異地元素納入它的表意空間，並藉著這些元素的表意能力繁衍它的表意空間，以此封閉的表意循環遂行它的文化宰制力量。周英雄的論文〈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兩種版本：葉慈與喬依斯〉，企圖依葉、喬二位二十世紀文學祭酒的早期文學生產，檢討愛爾蘭民族主義不同的展現型態。陳英輝的〈後殖民批評透視下的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則是以威廉士的感情結構觀念，檢視維多利亞時代若干重要小說中的殖民意識。在〈帝國、第三世界與康拉德的想像視域〉一文中一方面檢討西方世界及第三世界批評家對康拉德的不同評價，另一方面則經由文本分析，凸顯康拉德對帝國主義所持的立場及其看待第三世界被殖民者的態度。論文駁斥殖民論述的二元對立立場，而以後殖民論述的異質理

論出發，描述康拉德的獨特思維模式。紀元文的論文〈帝國、殖民與文本：以《魯濱遜漂流記》為例〉則以狄福廣被閱讀的名著檢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之間環環相扣的關係。

二、旅行文學的類型與變衍

這二年來國內不少作家對於旅行主題的創作興趣日增。旅行這個主題貌似平凡無奇，但是要為旅行此詞下定義可是一件十分嚴謹的事。的確，我們不可能將「旅行」隔絕孤立思考：旅行本來就是抵抗任何拘牽羈縻；旅行就是跨越疆界。《中外文學》（一九九七年九月）曾以《離與返的辯證：旅行文學與評論》專號，深細探討此一主題。論文包括宋美瑾的〈自我主體、階級認同與國族論述：論狄福、菲爾定和包士威爾的旅行書〉，筆者的〈建構東方與追尋主體：論當代英美旅行文學〉，賴維菁的〈帝國與遊記：以三部維多利亞時期作品為例〉，李鴻瓊的〈空間、旅行、後現代：波西亞與海德格〉等。

旅行文學逐漸形成一個通俗的敘事文類，在西方是文藝復興時期以後的事。這和民智的開啓和交通條件的日漸發展，關係密切。在西方，旅行書(travel book)雖然擁有廣大的讀者群，聲勢僅次於小說，但是，一般卻常被歸類為「休閒文本」，向來不受嚴謹理論的探討。西方在十八世紀以後，隨著啟蒙運動的腳步，原來不脫中古傳奇的旅遊記聞，轉而強調實證經驗，要求旅行書兼具知識和怡情的雙重功能，裨和傳奇性的遊記(travelogue)劃清界限。

九〇年代以後討論旅行文學的專書，逐漸捨棄文類的形式和目的論，轉而凸顯旅行書的論述性質。旅行書除了記述旅途的經驗表象，更重要的是建構作者的自我主體與他者之間的對話交鋒。旅行者離家在外，跨入「他者」的地理與文化版圖，產生一種追尋烏托邦的欲求，這種欲求兼含對本土現況，以及對理想國或理想制度的想像建構。雖然旅行書以記錄實證經驗自詡，但是潛藏在旅行者心中的欲求，卻使自我主體持續藉由外在世界的刺激而生內省，思考「自我」與「他者」的定義，以及兩者之關係。晚近高科技發展的資訊流通，無遠弗界，對於傳統旅行觀念有了革命性的改革，也衍生了新一代的旅人形象。後現代旅人無需觀光工業為她他粉墨登場。後資本工業的社會與文化變遷，打破了傳統定型的疆界藩籬，跨越了觀光、藝術、教育、攝影、電視、音樂、運動、採購和建築等不同形式的畛域。跨越疆界拆解畛域不但改變旅行觀念，也對旅行書寫帶來衝擊。旅行文學開放型的開端和結束，或是文本刻意留白，或有許多裂縫罅隙，期待讀者填補，或以網際網路衍生另類文本，其間經過自我主體的中介、曲解、顛移、抹拭和消音等，重新編織網路中旅人跨入「他者」版圖，進行互動對話關係，可能皆是未來旅行書寫的方向，值得我們深思。

三、網路文化與科技想像

網際網路在九〇年代蓬勃發展，使用越來越普遍，不但使網路文化成為廣受討論的題目，也使科技與人文的關係進入一

個新的階段。其中超文字 hypertext 的觀念因為涉及具體的媒介形式，與文化生產關係密切，似乎又特別容易引發科技決定文化的聯想。科技不問價值、不分善惡，所以含有打破人為界限、權力位階的力量，有助於民主、參與、多元。超文字由文字的網狀連結構成，是允許使用者自由移動的非循序書寫，不但顛覆了文字印刷的單線行進，也允許讀者任意選擇節點，自閱讀過程，正是科技革命結合文化革命的標竿。但是在肯定新媒介，從多方開放角度來處理科技與人文關係的理論敘述中，比較常見的反而是援引後結構或後現代理論來解釋超文字以及網路科技的運作方式，甚至認為網路時代的「超文字樂園」隱含個人與物體無限接近的可能，使人處在知識無窮連接的「永恆現在」中，已經接近末日解放的境界。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針對超文字或整個網路文學與傳控空間或網際網路空間(Cyberspace)在人文層面產生的負面影響來提出質疑。

廖朝陽的論文〈超文字、鬼魂、業報：從網路科技看班雅民的時間觀〉(《中外文學》三〇八期)探討三個問題：首先，超文字的理想解決了資料整體呈現的技術瓶頸，使文學性的想像投入產生另一個超離觀照的向度，也成立以真實時間為標的的第二重想像投入，也就是「超出」文字，所謂「不受注意，附加的向度」。科技本身雖然與解放或反解放無關，卻可以規範權力操作過程，成為抗爭的場域。資料的整體呈現可以成為資本體制下文化統治進一步精緻化的手段，但是如果整體

呈現含有超離與投入的逆轉，如果以實用為目的的科技可以產生超越功利計較的文化驅力，打破想像投入與超離反思的界限，那麼超文字引起的「沈溺」或許不是簡單的逃避現實或虛耗時間，超文字成立的文化場域有可能蘊含抗爭的可能。班雅民對機器翻製的樂觀看法建立在科技可以成為抗爭場域的理念之上，超文字的發展若蘊藉文化意涵，亦應作如是觀。

其次，廖朝陽認為鬼魂來自記憶，因為它喚起被遺忘、被壓抑的歷史，指向大眾媒體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對文化批評來說，文化內部幻象四起，幽靈出沒的鬼域是社會生產的重要部分，肯定文化當中卑微無用的細節、不合常軌、游離不安的作為都有其價值，可以代表「招魂批判」的重要面向。然而科技通常代表理性的、前瞻的；此地文化批評凸顯非理性層次，得回溯到班雅民的文化思考。班雅民一向反對馬克斯傳統以理性進步為中心的格局，念念不忘死亡與時間所帶來的衰敗與傾頽。超文字不論如何發展，總是脫離不了資料的儲存與檢索，但是資料總是死的，一但為人所用卻可以轉活，這就是班雅民所謂辯證圖像的觀念。

最後，廖文提到業報觀念引起的真實與虛幻、有與無、自由與命定等相關問題對了解班雅民的思想可以有相當程度的啟發。從俗世正義角度看，歷史是一個巨大的堆疊。所有未解決的「恩仇」都被保留在堆疊裡，等待時間的重組、歷史的報應、收集者的挖掘。如此一來，「現在」雖然可以重新組合，卻似乎總是走不出歷

史帳簿的迷宮，逃不過被過去決定的命運（每一個鬼魂都會留下一具屍體）。但是從淨世遞迴觀照的角度看，每一次圖像凝聚成形也都會打開一道「窄門」，在瞬間呈現出參與巨變，迎接淨世的可能，從而產生決定未來的力量。

此外與科技想像有關的論文尚包括蔣淑貞的〈當代女性科幻小說的敘事模式與性別政治〉和楊薇雲的〈星際帝國史的建構與解構：雷杏的《西卡斯特》與《西瑞爾斯帝國的實驗》〉。

四、國族建構與生態書寫

《中外文學》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號與十二月號分別以〈自然變奏：生態關懷與山水寫作〉和〈生態、書寫、後現代〉作為二期的專號，奚永慧、盧莉茹、陳玲華等分別探討生態與性別、國族想像之間的關係。奚永慧的論文〈以神之名：早期美國文學中的神話、生態書寫和國家意識〉探討早期新英格蘭地區的自然生態書寫，結合並體現清教徒神學論述，二者共同編織出對斯土斯民的認同，建構新大陸經驗在神聖及世俗歷史上的意義和定位。複雜的歷史文化和包羅萬象的自然生態屈從於書寫系統和神學框架中，歷經析濾、整理和詮釋以生態書寫之名行建構神學與國家意識之實，為日後反殖民及建國埋下種籽。盧莉茹的〈後殖民與生態：美國早期作家文本中的國族建構與生態破壞〉一文闡述美國早期作家以荒野、邊疆、與自然環境塑造民族形象，建構本土文化傳統，與歐洲母國分庭抗禮。但是，美國在擴張自我與闢疆拓荒過程中，同時破壞生態，

摧毀印地安原住民。美國的擴張主義，對於原住民和環境，卻成了殖民「他者」的過程。陳玲華的〈《冬天的故事》：花卉飄香的牧歌悲喜劇〉討論《冬》劇的春節背景，由冬入春，再經夏轉秋的四季循環。《冬》劇大架構將四季循環與戲劇演變相聯，冬天的悲劇，歷經夏天的牧歌，而蛻變成秋天的和解喜劇。季節的輪替和地理場景的移轉，也是搭配成形：劇中主角二次逃亡正好也形構為一循環周期：由西西里宮廷經波西米亞海灘、宮廷、牧野，再回歸西西里宮廷。莎士比亞的策略在巧妙將四季循環的牧歌成規，與各種層次的大小循環相互聯絡，藉此饒富深意的多層周期循環，將《冬》書環扣成嚴謹綿密的牧歌悲喜劇。

五、現代詩與書寫政治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出版的《第五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選集：文學篇》裡，總計有鍾玲、陳長房、周昭明、廖咸浩等四篇論文探討美國詩人在不同年代，透過詩的語言之中介，檢視現實與自身的處境，不斷地再思與反省其詩藝。現代主義詩人對於形式的執著，追求圖像於文字的結合開創新意；後現代主義詩人從事詩的語言實驗，淬煉純粹美感經驗；乃至於在卷帙浩瀚的女性典範詩篇，挖掘被湮沒、抹黑的女性歷史，重新塑造女性積極正面的形象。鍾玲的論文〈女巫和先知：美國女詩人的自我定位〉主要是從當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的角度，論述美國女詩人作品中女巫及女先知的形象。論文探索的女詩人包括柯勒利治、李奇、柏拉絲、

白根、勒佛朵夫與H·D等。本人的〈語言的自我超越：美國現代詩的無聲美學〉，深入剖析「靜默」一詞，從十九世紀單面向的認知，到後現代繁富縟麗的多面向轉折，正本清源，釐清一般視無聲為「語言的不足與挫敗」與「文字表達不足虧缺的部分」之見解，揭蘊新意，將其定位於語言的自我超越淬煉、更新之特質，透過意猶未盡，意在言外的文字呈現更深層的涵意。故而靜默不再是死亡與匱乏，而是一種足以平衡、補遺或重新肯定文字的狀況。討論的詩人包括墨爾溫、葛瑞理、葛理姆等。周昭明的〈別解：謎、表意文字、龐德的詩章〉旨在以中國傳統解文字謎之方式，閱讀龐德《詩章》中帶有中國文字詩節之涵意與趣味性。在英美詩人中，龐德雅好中國文字並以圖像、形體入詩，數量之多無出其右者；他並據此發展出造形詩詩論。以文字中介圖像，超離原文本意，創造別具異域風貌的現代詩歌。廖咸浩的〈水晶的誘惑：從「視覺」地位的流變看艾許貝里的〈凸鏡中的自畫像〉〉，旨在運用波希亞有關物件客體論述的策略，顛覆觀看主體控制客體之說法。論文以詩人艾許貝里觀看巴米堅尼諾的畫《凸鏡中的自畫像》而寫出同名詩作為例證，闡發被觀看的對象對觀者所施展的誘惑，會引發觀者對體悟自身的侷限與慾望發動的起源。

六、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

中西比較文學學者在七〇和八〇年代曾有不少專著出版，鄭樹森的《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一九八二）、周英雄的《結

構主義與中國文學》（一九八三）、葉維廉的《歷史、傳釋、與美學》（一九八九）、張漢良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一九八二）、王建元的《現象詮釋學與中西雄渾觀》（一九八二）、廖炳惠的《解構批評論集》（一九八五）、古添洪的《記號詩學》（一九八八）、鍾玲的《現代中國繆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一九八九）、何金蘭的《文學社會學》（一九八九）、高辛勇的《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一九八七）、王德威的《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一九八六）等。晚近十年，繼續援引西方文學或剖析或詮釋中國文學的專書，仍然零星出現，只因為原先的文學理論尚未積澱融攝，另類文學理論又一一浮現，能以比較周詳縝密的援引理論並且形塑體系，應用在中國文學「文本」的專書，相對減少。平實而論，我們從事外國文學專業的學者，若欲在學術上達到國際水準，發出聲音，維持對話，吸納融消文學理論（不論中外），同時又能發展具備本土意涵的「文本」研究，的確可以另闢蹊徑，造成一些衝擊。國內的外文學者，盍興乎來。鍾玲的《美國詩與中國夢：美國現代詩裡的中國文化模式》（一九九七）是她的另一部重要的比較文學專著，也為國內暫時岑寂的比較文學領域，注入一股活水生機。

不過，西方文學理論如何與本國文學榫眼接合，卻是一件費思量的工程。首先得破除一些文學的迷思（張漢良的《文學的迷思》（一九九二）有極精闢的見

解）；此外，參酌西方文學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學作品也有一些陷阱和謬見，值得比較文學的學者省思，尤其不宜以隨意拈來的理論硬套在中國文學作品上；或以生澀纏祟幽靈似的夾槓或文學術語，刻意尋覓極具戲劇性但卻乏邏輯思維的記述，形成暴發戶式的新貴批評（“*Unouvelle critique*” doctrines），進行半生不熟的西方文學理論的展示演練，阻絕了溝通的目的。加州大學河濱校區的吳燕娜教授在《淡江評論》 Tamkang Review 27:3(1997), 267 – 291 的英文論文〈變遷的潮流：美國大學俗文學研究方法學上的議題〉（"Changing Trends: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提醒晚近一些學者大肆鼓吹以後結構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學可能引起的弊端和侷限。基本上，吳文是針對王瑾在一九九二年批評美國漢學界泥古不化的理論架

構而引起的筆戰，硝煙四起，雙方各有擁戴者。（請參見 Jing Wang(1992); Michael Duek(1995); Kathleen Komar(1995); David Rolston(1990) ; Philip Williams(1995)）。理論模式的遞嬗變遷，隨著時移勢易起伏，恐怕是人類文明演化過程必須面對的情境，而年輕學者競相追逐最新的思潮，最偏僻的題材，恐怕也是人性使然。我們必須思考的是在「典範轉移」的過程，如何採擷既有的研究成果和傳統，在批判分析裡能細究脈絡並佐以實證，在表意論述的過程裡。新的語碼詞彙應梳理出其間思辯的關係，然後再進行語碼的傳譯轉換，事出於沈思，義歸於翰藻；若不能參詳周到，一昧地以高蹈傲岸的姿態，以生澀圓圃的論述表達。有人學問語言之培植不夠，牽爾操觚，視翻譯為易事，故而蕪濫；或夾纏術語掩飾自我的無知和愚昧；或以餒飣浮藻的言說摘錄（西方文學理論），自詡才高八斗，卻難掩其人的淺薄與殖民地化的結果。我們恐怕需以這種深思明辨的觀點，來「閱讀」台灣流行女歌、現代女詩人或現代讀畫詩的文化認同，或如何「歪讀」張愛玲、邱妙津、金瓶梅、惡女書、品花寶鑑、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等。

一九九七年有關法、德、日、俄、西語系的研究論文不多，有些是九六年持續進行的〈文學與藝術《中



中研院歐美所出版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歐美所在一九九七年舉辦學術會議出版的論文集。

國》符號延變〉的專題計畫。倒是外國文學的翻譯又見曙光，已經出版的有加拿大艾特伍德的詩、澳洲小說家例如懷特、貝爾、祝維基、顧奈瑞、法馬的翻譯；此外，紐西蘭著名小說家法蘭姆的自傳三部曲：《島國天使》、《伏案天使》與《鏡幻天使》，以及比利時的重要小說家克勞斯的《比利時的哀愁》皆分別在九七年底出版，可稱之為文壇盛事。

總結

不論是外國文學或文學理論的引進台灣，比起燃在眉睫的社會心靈的改造，經濟貿易的拓展，或是政治制度的革新，權力版圖的重繪，恐怕純屬雕蟲小技，不足為訓。欲推動文學理論或批評的必要，恐

屬多餘。閱讀外國文學旨在熟悉外語的文法結構，結屬實用踐行功能教育的導向。然而文學創作活動實取決於作者語言的運用；藉由語言的營造，我們得一窺異域的諸般面貌。研究外國文學，有必要留意語言鑄創成形背後蘊涵的意識形態；掌握批評利器始能抗拒不同意識型態的宰制。在台灣從事外國文學教學，理應建構自我或比較的文學觀點；唯有如此，方能洞察外國文學理論或作品的本質。人類透過意志和智慧，可以化無知愚昧於無形，心靈不致受創；設若反其道而行，助長無知的氾濫，則文明殆矣。外國文學的研究和評論正是各類學者以發抒個人理念作為學研究的起點與省思的結晶。